



坐落在海口市三门坡镇青草村的“海忠介公庙”。 苏晓杰 摄

世人关注得较多的是海瑞当官时的行踪与事迹,他罢官(其实是主动辞官)南归琼州 16 年间的经历则少人知晓。

隆庆三年 (1569 年)6 月,海瑞升为“右金都御史”,总理粮储提督军务,兼任应天巡抚,他在江南勒令地主退田,疏浚农田水利,深得百姓爱戴,却得罪了朝中权贵,当时的宰辅大臣高拱就设计排挤海瑞,逐渐削夺和架空他的职务和权力。

1570 年四月,身上无职的海瑞回到家乡海南岛,等待朝廷的再次起用,谁知这一等就是 16 年,待到 1585 年复出时,海瑞已年过古稀。

读书写作

既归三尺乐斯堂,
况有金函玉匣藏。
谁谓盖棺占定事?
犹遗赫怒底重冈。
丹忱贯石莹俱古,
赤电明心山亦苍。
千载智愚都幻化,
到来贤哲自洋洋。

海瑞回到琼山后,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,而是非常关心时政,尤其是对琼州发生的“新闻”十分敏感。这首题为《倭犯钟司徒墓雷震遁去》的七言律诗,便是他回乡不久,听到倭寇企图盗掘钟芳墓,却被雷电吓跑一事后有感而作。海瑞听到的不是传闻,而是确有其事。

据明代万历《琼州府志》记载,隆庆六年(1572)二月,福建漳州海盜庄西勾结 300 多名倭寇,从广东廉州渡海至澄迈海域后,焚舟上岸,夜晚赶到定安,登上城墙,但遭到当地官民抵抗,倭寇头目被杀;群贼无法攻入定安城,便向北改道,跨过南渡江进入琼山县境,由于官兵不肯出击,倭寇肆意横行,抢不到财物,便通过挖墓向坟主索要钱财。后来,贼寇准备发掘嘉靖年间南京兵部、户部右侍郎钟芳的坟莹(位于今海

口市秀英区东山镇钟宅坡),此时雷霆大作,倭寇大惊失色,慌忙夺路而逃,然后向东越过南渡江,继续掳掠琼山东部地区,致使“离海百余里,无不残破”。

倭寇在钟芳墓前惊慌失措的情状,与海瑞交情甚笃的一位琼州先贤张子翼,在其《钟筠溪山坟雷雨记》一文中,有比较生动的描述:“忽日色惨薄微雨,顷刻间轰雷掣电,暴雨倾注。诸酋心悸胆落,莫敢仰视,罗拜叩首。虽压以三军,被以重围,未有得其慑服如是者。相与蚁引而去,厝用安堵。”

倭寇越海而来,焚舟登岸,大有破釜沉舟之势,应是虎狼之辈,最终却被雷电吓得像蚂蚁一样,灰溜溜地离去,使得钟芳坟莹得以保全。在大自然的伟力面



海口三门坡青草村前,始修于明嘉靖年间的水利沟,是海瑞帮助开通的。 苏晓杰 摄



海口三门坡青草村“海忠介公庙”前的石柱上刻着“刚直不阿”。 王军 摄

请辞归琼 闲居不闲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实干家海瑞从来就闲不住,在辞官闲居琼州的 16 年间,他不但读书会友,教书育人,还过问府县公事,包括丈量农田的具体方法,事无巨细,常常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。

海瑞甚至以在野之身,关心国事,过问朝政,引来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忌恨。

前,再凶悍的匪徒都震慑不已。循着海瑞诗歌所提供的线索查找史料,可以知悉嘉靖、隆庆和万历三朝的海南岛沿海地区,饱受海盗和倭寇的骚扰,民众叫苦不迭。

有理由相信,海瑞得知倭寇盗挖钟芳墓之事,很有可能是从张子翼的文章中读到的。

另据梁云龙的《海忠介公行状》记述,海瑞居家“候用”时,并不喜欢游山玩水,唯一的嗜好是读书,10 多年中,常与来客谈论艺文经义,感到饥饿和困倦的时候,就用手撑着肚子对客人说一点都不饿、不累,即使送客出了门,还站着谈到日影西斜。

关注农事

海瑞赋闲在家期间,还赶上琼州的一件大事——明朝开国 200 年来海南从未有过的“丈田”之举,他置身其中,为琼州府和琼山县的官员出谋划策,使得这一举措推进得合情合理,民众受惠。所谓“丈田”,就是对耕地进行丈量和确权,从而确定田主应缴纳税赋的多少。

那是在万历六年(1578 年),事情的起因是书吏在核算田亩时,少算了海瑞家的一亩八分地,他当即清出,并声明不是为了让自已获利,乃是通过申诉来加以纠正。海瑞不仅争取个人权益,而且以此为由头,针对自己了解到的“丈田”过程中出现损害百姓利益或有失公允的问题,与琼州知府唐敬亭和琼山知县刘大尹书信来往,表达个人的观点和建议。

譬如,一里之田和一涌之田同属一家,在丈量登记造册时却里长一册、甲长一册,彼此参错,很难查考,而且容易出现欺瞒和作假的现象,生出弊端。因此,海瑞认为一里之内,根本不需要两班丈田人,更不需要两套图册。又如,府、县在确定土地等级时,以一年两熟的田为一等,一年一熟的为二等。海瑞也认为不妥,理由是同是一年两熟的田地,收成往往相差甚远;而一年一熟的田地,也有比一年两熟者多收一倍粮食的;应从实际情况出发,斟酌而定才是。

《海瑞集》收集了他就“丈田”问题,写给唐敬亭和刘大尹的 10 余封长短不一的书信,其中不乏一些建设性的观点。遗憾的是,集子没有收入唐、刘的回信,否则参照阅读,信息量一定更丰富。

海瑞的经验是他在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担任知县,以及后来巡抚江南时,多年积累下来的,非常具有实用性。而作为“实干家”的海瑞,最是容不得草率行事,弄虚作假。他曾指出,琼山县为了赶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“丈田”工作,有人便在未到现场的情况下,随便填报充数,留下隐患。“丈田人目不曾一见田形之面,足不曾一履田丘之地,中有奸弊,罪归何人?”(《复刘大尹》)

海瑞为什么如此关心“丈田”之事呢?他在《奉分巡道唐敬亭》中写道:“一丈田而百弊清矣。士君子为部民久长之计,无过于此。”然而,“丈田”并非

易事,“然此一大美事,亦一大难事,不一一讲明于今,无以善终于后。”明确土地权属事关国计民生和长治久安,难怪海瑞这般关注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地为当道“出点子”。

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青草村前方,有一条始修于明代的水利沟,是嘉靖年间海瑞年轻时帮助开通的,因此当地村民都称之为“海瑞沟”。那条沟渠蜿蜒 10 余里,灌溉水田上千亩,特别是让地处高处的水田能够出产粮食。此后,有明一代,沟渠又经过了两次疏浚,最后一次是在隆庆五年,也就是海瑞回乡“候用”的第二年。到了清代,青草村人为了纪念海公恩情,专门为他修了一座“海忠介公庙”,并勒碑记述他的事迹,庙、碑至今尚存。

得罪高官

万历初年,有治国之才,但贪腐、奢靡和专权的张居正入阁主政,与前任首辅高拱一样,他也不喜欢海瑞,由于张居正心里忌憚海瑞的“峭直”,因此尽管朝野内外有多人举荐起用海瑞,他在任内都不应允。

1574 年,张居正甚至派出一位巡按御史,以考察是否廉洁的名义,到琼州暗中监视海瑞。但海瑞生活贫困潦倒,“御史至山中视,瑞设鸡黍相对食,居舍萧然,御史叹息去。”(《明史》)

当时的科举舞弊甚多,以张居正为首的高官,恨不得让自己的子弟全都博取功名。1573 年,其长子张敬腹腹中文墨不多,勉强考中举人后,次年会试未能过关,张居正怨恨主考官,准备打击报复,此事满朝皆知。

1577 年,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要参加会试,海瑞不知道如何得知这一消息,便给那一科的会试总裁、大学士兼太子太傅吕调阳修书一封,短短 57 个字,言简意赅,不卑不亢,希望吕调阳秉公办事,“谅公以公道自持,必不以私徇太岳(张居正);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,必不以私干公也”,一箭双雕,把张居正和吕调阳都讽刺了。然而,他们虽是恼怒,却并未收效。

主考官张四维是张居正的亲信,不但让张嗣修考中进士,还让他在廷试时高中第二名,成为“榜眼”。更过分的是,3 年后的万历八年,张居正的三子张懋修还高中“状元”,6 年前会试落榜的长子张敬修也中了进士,且名列二甲十三名,皇榜上的位置十分靠前。

就在 1577 年,张居正的父亲去世,却没有回乡守制,暗中让太监冯保说服皇帝,以“夺情”的方式将他留在京城,致使舆论哗然。不久,有人以海瑞的名义写了一份弹劾张居正的奏疏,甚至还有人假拟圣旨,要罢张居正的官而封海瑞为相。海瑞并不知道“夺情”和弹劾之事,却愈发增加了张居正对海瑞的忌恨。

万历十年(1582 年)冬,张居正病死,不久明神宗朱翊钧就削夺他的一切封赠,随即抄家充公。

1585 年正月,海瑞得以官复原职。